



五之集話童間民

哥 哥 鬼

編 蘭 林

海 上

行發局書新

1930

一九三〇年四月初排  
一九三〇年七月再版

鬼哥哥

實價三角

編者 林 蘭

發行處 北新書局

上海四馬路

分發行處

開封新華北街  
廣州永漢北街  
北平琉璃廠  
南京太平街  
重慶天主堂

北新書局

# 目次

鬼哥哥	.....
灰丸子	.....
陰風吹火	.....
紫微星上的烏雲	.....
仙姑洞	.....
增福與掠福	.....
張果老成仙	.....
葉姑	.....
陝西女	.....
猴兒娘	.....

- 怪蘿蔔·····
- 龍潭裏的仙女·····
- 門神和竈神的故事·····
- 金華老龍·····
- 聰明的鹿·····
- 後娘是狼·····
- 田螺娘·····
- 龍皇公主報恩·····
- 盧龍望母·····
- 美人蛇和白蜈蚣·····
- 南蠻子的故事·····

# 民間童話集（五）

## 鬼哥哥

孫佳訊

古時有一個人，（叫什麼名字，我忘記了。）每天在河邊扳魚，養活他的媽媽和女人。

忽然有兩天他沒有扳著魚，到了第三天，還沒有扳著，晚上沙沙的下起毛毛雨來。他一天扳的魚，賣幾個錢，買二升糧食，祇够一天吃的；三天未見錢，他如何不懊惱呢？正在懊惱時，他忽然覺得

有東西拉動，以為是一條大魚，慌忙扳起小罾來，看是一個東西，在罾裏亂滾。他大著膽喊道：「是鬼，是鬼！女人，

快拿根草繩子，把他扣起來！我三天沒有扳到魚，

他女人聽說有鬼，嚇得顛顛驚驚的，找出一條紫螃蟹

的手裏。他上前就要扣了，黑東西在簪裏喊道：「不要扣」

扣我呀！我幫你扳魚。」扳簪的說：「你不是鬼嗎？如何

呢？」黑東西說：「是呀，是呀，我是淹死的鬼呀！我能在水

魚，攆到你的簪裏來。」扳簪的說：「那末我就不扣你。」華拉一

聲，小簪放到水裏去了；停了一刻，扳起來，簪裏都是大刀魚，乒乓

乒乓的亂跳。一天兩天，……扳簪的和水鬼處得十二分好，因而拜成

了兄弟；「死者爲大，」水鬼就做了他的哥哥。他常常買些酒呀，菜

呀，帶到河邊，同水鬼在一起吃喝。

一轉眼過了三年。一晚，月亮照在河岸上，水鬼從水裏滾出來，

對扳簪的說：「弟弟呀，弟弟呀，我要走了。」扳簪的說：「哥哥，

你怎麼要走呢？」水鬼說：「我在此三年，期限已滿，我要到別處投生去了。明天有姑嫂兩個，到河邊抬水，我總要撥一個做替身子。你看見她倆來，千萬不要則聲呵。」

第二天，果然有姑嫂兩個到河邊抬水，嫂嫂因為受了婆婆的屈氣，到了河邊，就要栽下去，扳督的跑上一把；緊緊的將她抓住，叫她的小姑拉回去了。晚上，水鬼從河裏爬到岸上，急得躁脚道：「弟弟，弟弟，你坑害人呀！錯過這個機會，我又要等三年哩。」扳督的說：「哥哥，哥哥，她們是兩條命呀！嫂子投水，小姑心裏一急，跳下去嗎？」水鬼說：「我原諒你，你有這樣的好心。」他每天水裏向督裏攆魚。

一轉跟又過了三年，他倆處得真是親熱，比人家親兄弟



害。一晚，水鬼對扳督的說：「弟弟呀，弟弟呀，我要走了。」

的說：「哥哥，你又要撥替身去投生了嗎？」水鬼說：「不是的，閻王派我到某某地方去做城隍哩。」扳督的說：「哥哥，是的，我捨不得呀！」水鬼說：「捨不得也沒有法子。」他倆都哭了最後，水鬼說：「你如遇到爲難時，可以到某某地方去找我。」

自從水鬼走過後，扳督的所扳的魚，就不抵從前的多了。他後來一連扳了兩天的空網，到了第三天晚上，扳了一條丈把長的大紅魚。

一家老爺想吃很大的魚，花費五十兩銀子，叫廚子把這條大紅魚買回去了。兩個廚子弄好大紅魚，鍋裏放出一股的香味，這個也想嘗一點，那個也想嘗一點。他倆說：「好在魚是很大的，吃一點也看不出來呵。」可是嘗一口還想嘗一口，把魚脊梁上的肉完全嘗下去。他

倆忽然覺得身子飄輕，手一伸，都飛到天上去了。到了吃午飯時，老爺等著吃大魚，可是一等也不來，二等也不來，他等得心腸煩燥，派一個下人到廚房看看，下人到了廚房裏，一個人都沒有，聞到鍋裏的魚香味，不由淌下許多的口水。他想說：「這魚已經被人吃成這樣子，我吃一點也不礙事呵。」他同廚子一樣的饞嘴，吃一口還想吃一口，吃到最後，把魚肉完全吃到肚子裏；他忽然覺得身子飄輕，手一伸，也飛到天上去了。老爺等下人不來，氣得哼哼喝喝的跑到廚房，四面看看，連個人影子都沒有，鍋裏祇剩了一些魚湯。他格外生氣，躁著脚大罵起來。正罵之時，忽然聽見頭上喊道：「老爺，快快喝魚湯！」他抬頭一看，原是兩個廚子和一個差人，站在白雲裏；他知道他們因為吃了大魚，便成了神仙，慌忙將鍋裏的魚湯，喝到肚子裏，

伸著兩隻手，想往天上飛，可是再想飛也飛不起來。他沒有做神仙的命呵！

撇開老爺喝魚湯不講，再講扳眷的。他自從賣了大紅魚以後，連一個小魚星子都沒有扳著。祇是五十兩銀子，一家三口子，吃的也依靠牠，穿的也依靠牠，如何能熬得長呢？沒有半年，他家裏窮得沒有飯吃，想去找鬼哥幫幫忙。

他到了某某地方，找著城隍廟，鬼哥沒有在家，家裏祇有鬼嫂子。他買份香燭紙，在鬼哥的座前燒了，禱告了幾聲哥哥，便到外面看街去。晚上，鬼哥回來，看見面前有一攤紙灰，問女人說：「這是誰燒的？」女人說：「那個人我認不得，祇聽他當燒紙時，喊了幾聲的哥哥。」鬼哥說：「這一定是我弟弟來了。」他即刻派小鬼把扳眷

的找了回來。扳魯的說：「哥哥，哥哥，我窮了，你幫幫我。」鬼哥說：「你趕快回家去吧，你女人要死了！」扳魯的嚇得兩眼直豎，說：「你不能救救她嗎？」鬼哥說：「生死簿未掌在我的手裏，叫我怎麼救呢？」扳魯的再三哀求，鬼哥從身後摸出十弔錢，說：「你把這十弔錢拿去做盤川吧。你到家時，不要對你女人說出什麼道理，就抱了一屋的燒草，屋裏透亮的地方，都用紙糊起來；你再去買三斗小麥，和你女人磨成糊子，叫她烙了三天三夜的餅，就不得死了。」

扳魯的拿了十弔錢，不分晝夜的向家裏趕去，到了家，一句話不說，就抱了一屋的燒草，撕下舊門對紙，把屋裏透亮的地方都糊了起來。他女人叫他吃飯，他也不吃，「哄通哄通」的跑到街上，把用剩下來的小麥挑回來，喝叫他女人同他磨糊子；糊子

磨出來，又喝叫女人烙餅，餅烙不完，就不許睡覺。他女人看他初來家的樣子，已經摸不著頭腦，現在格外的疑惑，說：「你要我烙這些餅，等到那一天才吃完呢？」拔脣的喝道：「不要多嘴，快快烙！」他女人祇好低頭下氣的烙了。拔脣的在鍋下燒火，他女人在鍋上烙餅。老媽媽坐在鍋旁，餓的時候，就摸過餅來吃兩口。烙了兩天兩夜，拔脣的和老媽媽都睡著了，祇剩下他的女人，兩隻眼熬得通紅，心裏的鬱氣想發作又不敢發作，鍋上一把，鍋下一把，跑來跑去的忙著。烙到第三天，屋裏的草快要燒清了，她推推男人，叫他到外面抱草，可是再推也推不醒，婆婆更睡得像死人一樣；她祇好向鍋塘填了兩把草，不問餅焦與不焦，拿著筐到外面抱草。剛拉開門來，看見門外站著許多的小鬼，抖開鐵繩鍊子，向她的脖上一套；她嚇得「嘍呀」

一聲就慣倒了。扳魯的忽然從夢裏驚醒，看見女人直挺挺的死在門旁；他祇得揸著胸口，罵著自己道：「你這睡不醒的死豬，爲什麼就要在這時睡呢？」

他在家裏過了十幾天，越過越窮，又想起去找鬼哥哥。他到了某地方的城隍廟，哭哭啼啼的告訴鬼哥哥說：「哥哥，我女人死了。」鬼哥說：「誰叫你睡著了呢？她現在已經嫁把南廟裏的鬼差做女人了。」他說：「我想她，你不能帶我去看看嗎？」鬼哥說：「你去看，她也不睬你了。」他硬著要去，鬼哥哥祇好帶他到了南廟裏，他看見女人，坐在一間小屋裏弄針線，再喊也不答應。鬼哥說：「回去，回去，你們的緣分已經完了！」

他們回到城隍廟裏，扳魯的說：「哥哥，我不能跟你做一點事

嗎？」鬼哥說：「不能，不能，跟我做事的都是鬼呵。」扳脣的說：「我在此沒有事做，不就餓死了嗎？」鬼哥說：「西廟裏快要唱神戲，我薦舉你到戲班裏去敲大鼓吧。」扳脣的說：「好，我就敲大鼓混飯吃吧。」鬼哥當夜就到西廟裏，托夢給戲子班頭說：「明天，有人要在你班子裏敲大鼓，你不要辭絕他呵。」天亮時，扳脣的跑到戲子班頭那里，說：「我要在你班子裏敲大鼓，你答應不答應呢？」班頭想到夢中城隍對他講的話，他如何不答應呢？扳脣的當唱戲時，抱著大鼓，不問當敲不當敲，祇是「乒乒乓乓」的亂打；沒有兩天，鼓皮上打出四五大窟洞。

扳脣的拋開了鼓槌，跑到城隍廟裏，對鬼哥說：「我不能敲鼓呀，沒有旁的事可以做嗎？」鬼哥說：「有有，西北有一座大山，離

此一百里，山上有許多毛人子，當地的人不知被他吃了多少。他們白日無論如何不出洞子，你去在他們的洞口，砌道石灰牆，澆上桐油，老毛人性子很急，他不得出來，一定要在牆上碰死的。他頭上戴的瓜皮帽，身上穿的紅小褂子，都是寶貝；你將帽子取下來，戴在頭上，褂子剝下來，穿在身上，人便不能看見你；我這裏有口寶劍，你可以帶去，留著殺洞裏的小毛人子。你替那地方除去可怕的怪物，那地方的人，一定要送你許多金子和銀子。」扳脣的接下寶劍，就向著西北去了。

太陽要落山時，他到了出毛人的地方，看見大家小戶，男哭女號，都搶著關門。一家飯店已經關門了，他好容易哀告店主人，放開門來，讓他鑽進去；剛剛坐定，就聽門外「撲踏撲踏」的脚步響，雜



著「噉噉哇哇」的喊叫，牆頭呀，板門呀，「哄通哄通」的都似拳頭捶打的樣子；他知道這時大小毛人子都下山了。到了雞張口，門外才漸漸的安靜下去。

挨到天亮，他腰裏掛著寶劍，買些石灰桐油，挑到山裏，找到毛人的洞子。他圍著洞口，砌了一座石灰牆，澆上許多的桐油。太陽落山時，老毛人子歪戴瓜皮帽，披著小紅褂子，一路二簧調唱將出來，後面跟著一二百的小毛人子。他唱到洞口，看見石灰牆，喝道：「是誰個攔我路的，快快把石灰牆拆去，不然我非要吃你不可！」扳簷的躲在牆後，一句話也不說。老毛人子開始往牆上爬了，可是牆上都是桐油，爬爬便滑下去了；他心裏一急，猛猛地對著石灰牆撞了一頭，撞得腦分十八瓣，倒下去就死了，帽子和小褂都擱在一邊。那些小毛人